

小 标 点 有 大 规 范

□ 李峥嵘



近日,《小说月刊》杂志发布了一则通知,要求投稿人在作品涉及到对话处,“自行使用冒号、双引号”,“否则作品一律不予采用”。该通知引发热议后,已被删除,但如何使用标点符号的讨论仍在继续。

知“句读”是学习的第一步

标点符号是辅助文字记录语言的符号,是书面语的有机组成部分,用来表示停顿、语气以及词语的性质和作用。我国从先秦时代就有断句的符号了,但是不全面且没有统一的标准,会造成一定的阅读困难。唐代大文豪韩愈在《师说》中写道:“句读之不知,惑之不解,或师焉,或不焉,小学而大遗,吾未见其明也。”可见,当时孩子上学首先需要启蒙老师教断句。

第一个从国外引进现代标点符号的人,是清末同文馆的学生张德彝。1919年,胡适、周作人等6名教授就当时没有标点不利于阅读,提出了标点改革方案。1920年,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《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》,这是我国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标点符号。新中国成立后,国家有关部门制定了新版《标点符号用法》。现行的《国家标点符



(视觉中国供图)

号的标准用法》是1995年发布的。现代标点的普及和规范,对于现代汉语言文字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

规范标点符号减少分歧

在标点符号普及之前,人们经常遭遇“理解的困难”“断句的歧义”。说到标点符号的重要性,有一个著名的句子——下雨天

留客天留我不留。这句话源自清人赵括养的《增订解人颐新集》,同一个句子加上不同的标点,意思截然相反。“下雨天留客,天留我不留。”——这是不留客。“下雨天,留客天,留我不?留!”——这是留客。可见,正确、规范使用标点符号有助于交流思想、避免分歧。

《小说月刊》的通知引发热议,是因为

大众很诧异,以文字为职业的人居然会出现不规范使用标点的问题。作为文学刊物的作者、编辑,有责任让文本符合出版的规范,包括标点符号规范的使用。

解决常见的不规范问题

当下标点符号使用不规范的常见问题有三种。一是“不会用”,对标点符号的正确使用规范不够了解,造成使用混乱。二是“懒用”,例如句子停顿有不同的层次,需要分别用顿号、分号、逗号来加以区分。但有的人懒得斟酌,干脆一“逗”到底。三是“滥用”。重复使用一个符号,例如叠加很多个感叹号、问号,以为这样可以表达更加强烈的感情。或者一些网友为了标新立异,用一些标点符号组成表情符号……

类似不规范做法看起来只是细枝末节、似乎是个性的表达,实际上关系到是否掌握了标点符号的规范使用,是否尊重书面语言的规范性。

因此,首先,我们要坚持中小学生应该学习规范使用标点符号。其次,分清不同的场合下规范的追求程度不一样,网络上或者日常交流适当有一点不规范,也无伤大雅;但是学生的书面作业、考试以及正式的行文,都要规范使用标点符号。最后,学习标点符号的规范化其实也是思维训练的过程,能让学习者更加准确表达思想,促进无障碍的交流。

(作者系亲子作家、金牌阅读推广人)

科幻世界

塞班纳小镇今天的夜晚寂静得异乎寻常,四通八达的大街上没有一个喘气的——包括那些经常在夜幕掩映下随处可见的流浪狗,好像也被某种东西吓到了一般,全都瞪着惊恐的眼睛蜷缩在草窠里一动不动。这是塞班纳建镇3万年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。要知道这个小镇依海而建,又背靠大山,森林广袤茂密,林木种植的大多是用来防沙的红杉树。海风不时吹来,树叶沙沙作响已然成为人们每晚必听的催眠曲。然而今天居然一点风声都没有,这让早已习惯了听风入眠的小镇居民难以入睡,总觉得心神不宁,好像有什么大事要发生。

就职于小镇科研所的巴波教授索性披衣下床,继续阅读那本《濒危物种备忘录》。妻子给他倒了一杯柠檬水,本来想放一点梨片润喉的,犹豫一下放弃了。因为最近几年水果产量在持续下滑,这些东西逐渐成了“奢侈品”,上一次吃梨干已经是上月初。

“刚刚得到讯息,又一种蜥蜴灭绝了,看来《濒危物种备忘录》又得改版了。”巴波教授苦笑说着。

“不是已经找到挽救这些生物的方法了吗?听说还创建了一个大型实验室,让它们生存下来还是没有问题的。包括发明一些超高科技产品用来取代它们对于生态系统的应用,未来应该是不用担心的……”

“取代不了,它们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!”巴波教授打断了妻子的话,这时他发现窗户玻璃上出现一片红光,一闪一闪,好像一簇火。随即房子外面又传出来一阵嘈杂的喊叫声,应该是着火了。

巴波教授和妻子快速跑出门外,发现大街上已经聚集了很多人,都在朝森林方向跑去,而整个红杉森林已然成了一片火海,红色的火焰笼罩着所有的树木,将整个黑夜照得亮如白昼。

“消防员来了吗?”有人问。
“刚打过电话,应该快到了。”

“我就知道要出事,一整天都是惊惊跳的,天气也不正常。”

消防员到了,他们训练有素地扯出高压水枪朝森林喷水,几架直升机也飞到森林上空喷洒干粉。然而令所有人吃惊的是,那些水和干粉居然一点也到达不了树上,那些火焰仿佛被一个无形的屏障罩住了一般,把这些救火材料全部挡在了外面。

直到所有的水和干粉用干喷净,大火依旧熊熊燃烧着,消防员们也是一筹莫展。

“这应该不是火。”巴波教授仿佛在自言自语,又好像是在告诉其他人,因为他说话的声音分贝极高,就连靠近警笛的消防员都听到了。

“您不要开玩笑,不是火难道还是海浪不成?”听救火队员这么一说,大家都笑了起来。

“你们没发现这火没有烟吗?”

大家突然安静起来,愣愣地看着眼前的大火,确实没有一点烟雾出现。

“还有,如果是火在烧,怎么没有听见噼里啪啦的树枝烧断的动静,而且树木没有一棵倒下?”

大家继续安静,嘴因为惊讶而微张着,因为那些树木确实没有倒下。

“但有热浪袭来呀!这么高的温度难道说明不了问题?”有人提出异议。

“这应该是具有自带高温系统装置的蜜蜂。”

“蜜蜂?巴波教授,您吓糊涂了吧!蜜蜂早在20年前就彻底灭绝了,您不是经常研究濒危物种吗?连这个也不知道?”

“这不是咱们本土的蜜蜂,它们是大熊星座FSY行星培育的火蜂。我19年前曾经因为蜜蜂的灭绝而向外太空发出过求救,因为距离太远,他们的讯息直到前段时间才传过来。这个回信就是FSY行星发给我的。他们详细告诉了我火蜂的性能和作用,和现在看到的大体相似,它们自带种粉用来自在任何树上传播,结果,用自身的温度使果品快熟,他们答应派出火蜂帮助我们走出困境。”

人们听了巴波教授的话有点半信半疑,但既然救不了火,也只能对他的说法拭目以待了。然而“大火”持续燃烧了三天三夜,第四天再看到森林时,居民们发现所有枫树上竟长满了各式各样的水果。巴波教授的话果然被验证了。

(作者系科幻小说家、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)

李庆忠:矢志为国摘下“贫油帽”

□ 齐硕

深造。

1952年9月,李庆忠响应号召提前一年毕业。在填写毕业分配志愿时,他坚定地写下:“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,到最艰苦的工作岗位上去,坚决服从组织分配。”刚到新疆时,李庆忠任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地质调查处准噶尔盆地大队第9/53重力勘探队副队长,主要从事磁重力测量工作。这项工作十分艰苦,工作地点大部分是在新疆的茫茫戈壁滩或崇山峻岭之中,勘探队不仅要面临恶劣的自然环境,还要面对不时突袭的野狼。

1955年,克拉玛依克1井探测出工业性油流,新中国的第一个大油田诞生了。李庆忠在这片疆域一待就是8年,从23岁到31岁,从一名青涩的毕业生,成长为了一名出色的物探队员,茫茫戈壁见证了这个报国青年的宝贵青春。

大胆创新 开拓勘探新局面

1964年,李庆忠被调往东营参加华北石

油勘探会战。与东北地区油田相比,华北地区油田属于典型的复杂断块油田,原有的二维地震勘探方法很难准确地搞清地下情况,严重影响了当时的石油开发。

面对这一难题,李庆忠提出了“去噪、定向、辨伪、归位”的八字方法。1966年,李庆忠首次提出了三维地震勘探的方法和原理,应用此种技术方法,1967年,我国第一张三维归位构造图在东辛油田诞生。之后,李庆忠又设计了“束状三维地震”采集测线以克服多次波干扰,从而获得更深层的地质资料。

1974年,他提出了用“两步法偏移”实现三维偏移的归位问题,而且论证了它与“三步法”全偏移的误差均在允许的精度范围内,这项发明比国外早了5年。时至今日,“两步法偏移”技术依然拥有十分广阔的市场和旺盛的技术生命力。1975年,应用李庆忠提出的“积分法绕射波扫描叠加偏移”技术进行数字处理,便迅速查明了商河

西油田地下构造形态,为我国地质勘探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。

力求真相 挑战物探伪科学

20世纪80年代中期,美国地球物理国际公司声称发明了一种直接找油、找水,找煤的岩性探测技术,时下诸多机构、媒体纷纷引入并研究。但李庆忠始终对此法持怀疑态度,他认真分析其中的数据和曲线,在1996年发表论文平息了这场伪科学风波。

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“艾菲”重力直接找油技术在我国被广泛宣传,并造成经济损失。李庆忠研究后发现那不过是一种精度很低的重力梯度仪,并于1997年发表论文,揭露了该设备的伪科学本质,从而使其退出了勘探市场。

谈及坚持科学真理的问题时,李庆忠坚定地说:“绝不能让伪科学泛滥,这是我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。”

(作者系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工程师)

富兰克林研究所科学博物馆

传递探究和发现精神

□ 胡晓艳



为纪念美国科学家本杰明·富兰克林,1824年,富兰克林研究所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建立。它是美国历史最悠久、最重要的科学教育研究中心之一。富兰克林研究所下属的科学博物馆于1934年1月1日向公众开放。它是美国首批提供物理学习实践的博物馆之一,也是宾夕法尼亚州访问量最大的博物馆。

富兰克林研究所科学博物馆共有4层,其中一层有“太空司令部”“揭秘水母”和“火车工厂”等展览。二层有“惊人的机器”“富兰克林航空展”“你的脑”“电”“改变地球”“巨大的心脏”等展览,本杰明·富兰克林纪念馆也被设置于二层。三层有艾萨克·牛顿爵士的阁楼、马瑟示范剧场、运动区和技术工作室。四层则是霍尔特米勒天文台。

该馆最具特色的标志性展项就是“巨大的心脏”,其尺寸相当于身高为67米的人类心脏。它原名为“生命引擎”,耗资4万美元,原计划于1954年1月29日起只展示6个月。未曾想它在观众中广受欢迎,很多人都希望有机会参观这座重达4吨的纸制结构“心脏”,于是富兰克林研究所将它变成了常设展项。

“巨大的心脏”最初由纸浆、铁丝网和木材制成,近70年来经过多次更新改造后,它还保持着良好的工作状态。观众可在该心脏中按照血液流动的方向穿行,聆听人类心脏在腔室中跳动的模拟声音。如今,步行穿过该心脏逐渐成为费城青少年的“成人仪式”,也是游客参观的必选项目。

该馆另一个颇为吸引人的地方是“火车工厂”展区。1933年9月22日,350吨重的“鲍德温60000”型蒸汽机车被送到富兰克林研究所,如今被放置于博物馆一层。观众可进入机车的驾驶室和煤仓参观,获得成为一名蒸汽机车工程师的体验。观众还

可运用多媒体软件设计属于自己的火车;通过控制蒸汽而控制发动机,由此探索蒸汽引擎的工作原理;观察车轮在轨道上的运行情况,以了解车轮形状对火车行驶状况的影响。“火车工厂”展区通过一系列展品让观众听到火车的声音、真实感受到蒸汽的热量、了解蒸汽如何提供动力,以及内燃机、电力和电磁力如何为现代机车提供动力,同时还为观众提供了探索能量、压力、摩擦力和磁力等物理科学概念的机会。这种高度互动型体验,在“电”主题展区中也随处可见。观众可用自己的身体“组成”电路,“感受”通过不同种类灯泡的电流……

除了这些互动展项,该博物馆还向观众

展示了不少科学文物的真品及仿制品,呈现科学发展的历程。比如兰克林为保护人们远离闪电危险而发明的避雷针;一台大约造于1800年的机器人,它拥有当时同类机器中最大的“记忆量”,能利用发条动力书写3首诗、绘制4幅图——其中包括一幅中国寺庙图和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天文钟的复杂模型,观众可以通过它了解当时由齿轮、附加齿轮和杆组成的复杂系统。

富兰克林研究所科学博物馆秉持本杰明·富兰克林的探究和发现精神,经过90多年的发展,以好玩又有趣的展项激发了越来越多的公众对科学的热情,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也在此点燃了科学梦想。

(作者系中国科技馆展品技术部工程师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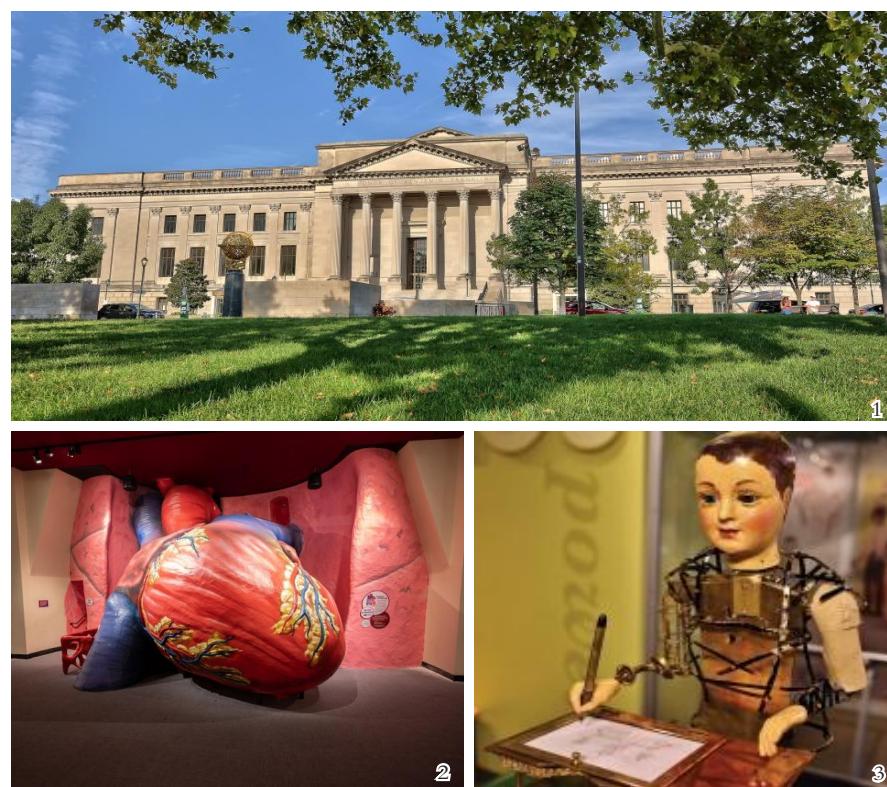


图1为富兰克林研究所科学博物馆外观,图2为巨大的心脏,图3为机械机器人。
(配图均来自该馆官网)